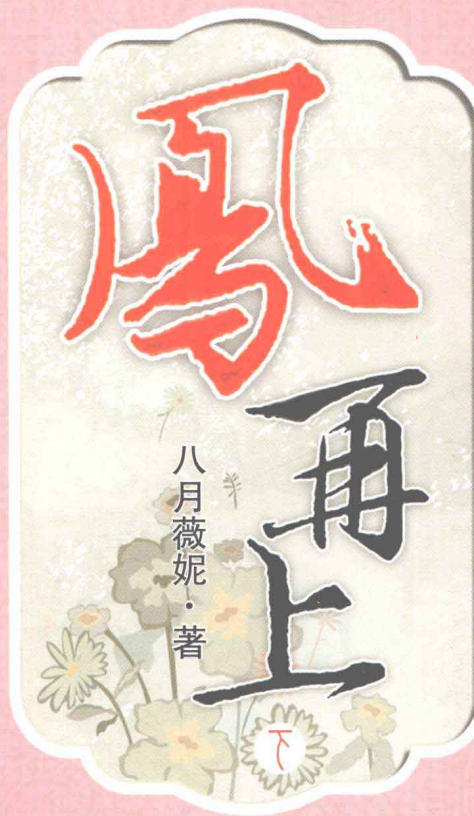


妃行天下
FEEHANG FIGHTING

自由如风，即使是帝王的胸膛，
也不够她任意驰骋，嬉笑怒骂。



晋江言情天后 **八月薇妮**

『女强+谋权+甜宠』倾情巨献

重生影后与腹黑皇帝激情演绎龙凤斗

她一体双魂，注定早夭，却叱咤两世，风生水起。
他少年痴恋，誓做君王，为偷天换日，带她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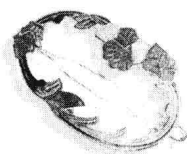
超人气角色『子规』泣血番外独家呈现
精美海报+书签，绝美收藏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鳳再上



八月薇妮 著

【下】

鳳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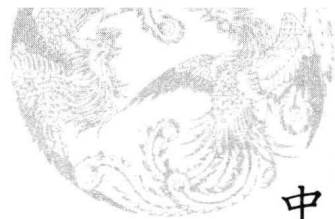
目录 【上】

- | | | |
|-------|-----|-----|
| 第一章 | 子规啼 | 1 |
| 第二章 | 月影里 | 20 |
| 第三章 | 驯小驹 | 39 |
| 第四章 | 粉墙头 | 57 |
| 第五章 | 凤还巢 | 72 |
| 第六章 | 难承恩 | 81 |
| 第七章 | 凤威扬 | 90 |
| 第八章 | 嗅蔷薇 | 102 |
| 第九章 | 试深浅 | 105 |
| 第十章 | 玉人斗 | 113 |
| 第十一章 | 苦承欢 | 120 |
| 第十二章 | 狭路逢 | 126 |
| 第十三章 | 意难平 | 140 |
| 第十四章 | 男人心 | 151 |
| 第十五章 | 庆寿辰 | 165 |
| 第十六章 | 省亲去 | 188 |
| 第十七章 | 却情缘 | 206 |
| 第十八章 | 又使坏 | 217 |
| 第十九章 | 想归去 | 225 |
| 第二十章 | 不是她 | 239 |
| 第二十一章 | 报私仇 | 257 |

鳳再上

目錄 （下）

第二十二章	中津行	277
第二十三章	風在上	301
第二十四章	攻心計	319
第二十五章	姐妹情	340
第二十六章	少年時	371
第二十七章	太子黨	384
第二十八章	情中情	407
第二十九章	梅仙殤	425
第三十章	風滿樓	441
第三十一章	黃雀后	466
第三十二章	變江山	480
第三十三章	跑龍套	498
第三十四章	箭在弦	507
第三十五章	兩世人	516
第三十六章	夢中人	525
第三十七章	定踪跡	539
第三十八章	又在上	548
番外	寧曦皇后的男人	562



第二十二章 中津行

三天之后，圣驾出宫，前往城外的中津行宫，走了足足有大半日才到。

原来之所以称作中津行宫，乃是行宫建在中津山上，此山并不高，共有三座连着，就如一个“山”字，虽不比泰华诸山雄伟险峻，但水秀山明，景色绝美，宛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因此皇族才在此处修建行宫，此地正是个适合修身养性、度假小憩的所在。

山上遍植各色花木，譬如在春日，便是漫山桃花绽放，烁烁美不可言；若是五六月，便是满山杜鹃，如霞彩映照；到了这八九月上，便是桂花飘香，金黄如蜜，满山都萦绕着那种甜腻的香气，让人一入山便有沉醉之意。

朱安靖不必去国子监苦读，也不必去校场习武，反得了机会来此游玩，就好像是猛虎入山，兴奋异常，幸好他肯听凤涅的话，不然早就漫山遍野地疯跑了。

圣驾初停在山下，早有中津行宫的执事宫人们恭候着，将众位主子迎上山，循序将帝后、太后、宫妃各人安排妥当。

有执事者领着凤涅入了寝殿，朱安靖紧紧跟随，略作休息。

顷刻，谢霓到了，见礼后落了座，便道：“妾不过刚来京城，本是没有资格跟着来行宫的，只不过柴姐姐先一步请了旨意留在宫内，我若是也如此，倒显得有些领情，于是就勉强来啦！也是托了皇后娘娘的福荫，让我刚一来京城，就能够出来开开眼界。”

凤涅见她谈笑风生，便道：“既然来了，便好好地散散心，陛下甚是厚待你同郡主。只是听闻郡主身子有些不适，她不来也罢了，你不必多心。”

这会儿朱安靖便打量着谢霓，道：“小王曾经听闻，谢家二小姐文武全才，还以为怎样，原来也不过是个娇弱的姑娘。”

凤涅咳嗽了一声，“安靖，又在胡说什么？”

谢霓却笑道：“不妨事的娘娘，少王爷快人快语，只不过……那些流言之类的，作不得数，只因为我爹爹是个武将出身，我小时候跟着胡闹厮缠，陪他去了几次校

场，谁知就给人传出去了，一传十、十传百的，本来只是提着棍子试试长短，倒让人说成舞刀弄枪很是顺手了，却也没法子，嘴长在别人身上，堵住了一张，还有那么些，横竖他们胡说去……”

她人生得甜美，声音也脆，说得合情合理，又有几分俏皮，当下殿内众人都笑了起来。

朱安靖道：“这样说来，你是全然不会武功的了？”

谢霓摇头道：“不会，女孩儿家要贤良淑德，怎么能那么不像话。”

朱安靖一脸遗憾，“本来以为你会的话，倒可以跟你练一练手。”

谢霓笑道：“若是少王爷有意，等日后我哥哥入了京，你可以找他。”

朱安靖眼睛一亮，“那好！”

谢霓说了会儿话便告退离去，眼见入了夜，山上风大，比在皇宫内凉爽得多。

早先跟随朱玄澹的太监来传旨，说是陛下入夜便来，要同皇后一起用餐，凤涅便也等着，在宫内静候了会儿，便走到外头，站在栏杆边上向外看去。山风徐徐，远处灯火阑珊，身上衣袂翩然，竟有几分飘飘欲仙的意思。

如此站了一刻钟，子规道：“娘娘，山上风冷，留神别着了凉。”

凤涅又看了会儿，望着那山头上的半轮月，很有几分不舍离去之意，只是想到还要在此逗留数日，便宽了心，道：“那回去吧。”

回到殿内，眼见吃饭的点儿要过了，凤涅也察觉有异，便叫子规出去打听，片刻后子规回来道：“娘娘，陛下去了太后那边……”

凤涅道：“去了多久了？”

子规道：“有半个时辰，不过，奴婢向太后身边的人打听了，说，陛下其实已经出来了。”

凤涅皱了皱眉，“那是去了哪里？”

子规犹豫了片刻，终于道：“听闻……好像是让太后身边的梅仙姑娘给请了去。”

殿内一阵静默，而后凤涅一笑，“原来是这样，不过，若是不能过来了，就连派个人送信儿的工夫都没有？啧啧。”她冷冷地笑了两声。

康嬷嬷道：“娘娘，或许只是说说话儿，一会儿万岁爷就过来了……不如再等等？”

凤涅摸摸脸，把那微微的酸意挥去，才又慢慢道：“不用等了，太晚了吃东西会不消化，子规，命他们传膳吧。”

子规答应，便出去吩咐。

康嬷嬷也不敢再说，就小心伺候着，幸好朱安靖又从内殿跑出来，有他在，便不

觉得怎样闷，两人一问一答的，吃得倒也津津有味。

这一餐用罢，都没见朱玄澹的影子，凤涅喝了杯茶，打了个哈欠，一时有些犯困发懒，便用青盐刷牙、清水漱口，又沐浴过了，便爬上床。

行宫建在半山，夜间山风呼呼响起，树枝摇动的声音，格外清晰。

殿内点的安身驱蚊的香，袅袅升腾，凤涅在陌生而宽大的床上翻了个身，望见帘幕底下透进来的一片月光。

她一动不动，心里头却想起一句似真非真的话：“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忽然间又想起朱镇基来，他站在八角亭里，望着她说：“你不能对他动情……他是皇帝……帝王有多冷血、有多可怕你知道吗？你能容忍……跟那么多女人争宠？”

她脑中乱糟糟的，不愿去想，却偏偏忍不住，那脑中的声音不知吵嚷了多久，她才终于混沌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在殿外虫儿低鸣、山风呼啸之间，响起了极轻的脚步声。

有人揭开帘幕进来，悄无声息地踱步到了床边，望向床榻上蹙着眉睡着的风涅。她的手臂探在外头，袖子滑到了臂弯处，那人静默片刻，便抬手将她的手臂握住，山上夜冷，触手间只觉得玉臂微寒，如握着玉石似的。

那人的手不由得便抖了抖，却一时握着她的手臂未曾放开。

正在此刻，本睡着的风涅竟缓缓睁开眼睛，四目相对，风涅呆了一呆，才道：“是……你啊。”

朦朦胧胧的月光中，风涅看清来人，绷紧的心弦缓缓放松下来，口吻也是懒懒的。

那人急忙放开风涅的手臂，在床前跪了下去，“奴才……该死！奴婢只是想……”

“怕我着凉吗？”风涅接口说道，顺势看了一眼自己放在被子外的手臂，山上夜冷，她睡着便把被子拉了起来，只不过是胡乱盖了盖而已，“你倒是真细心啊，子规。”

床前子规仍旧跪着，一时不能抬头。

风涅手肘撑着床面半起身来，歪头往外看去。

先前他撒手之际，帘子便又垂了下来，如今隔着一层帘幕看他，更觉模糊，只是个隐约不清的影子而已。

风涅看了会儿，抬手便将帘子撩起来。

子规仍旧跪着一动不动，静默之中，风涅道：“又没说怪罪你，你怕什么？”

子规这才缓缓抬头，他的眸子仍旧是那样清澈，就算从暗影里看来，都显得如许

干净。

凤涅歪着头看了会儿，双眉微皱，望着他道：“为什么……每次我看你都觉得……”

子规神色一动，急忙又垂下头去。凤涅抬手，探到他的脸颊边上，柔软的指腹在他的脸上擦过，转到他的下巴上，微微一抬。

子规只好又抬起头来，只不过下巴虽微微扬起，双眸却垂着，黑暗里，长长的睫毛像是风吹动的蝶翼或者叶片，微微颤抖。

“我先前有没有说过……”凤涅思忖着，“你生得很好看。”

子规身子一抖，“娘娘……”

凤涅一笑，“怕什么？再好看也没用，又没有女孩儿喜欢你或者能喜欢你，就算是喜欢也是白喜欢。”

子规的睫毛抖得越发厉害，嘴角微微一抿，却仍未出声。

凤涅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眉头皱得更紧，蓦地手指略微用力，正在子规抬眸看她之时，她却又松了手，“罢了，不惹你伤心了。”

子规听她如此说，便垂头道：“奴婢不敢。”

凤涅换了个姿势，便趴伏在床前，这样一来，同跪在床前的子规便离得极近，她歪头看他，正好看到他低头的样子，几分依顺，眉眼分明，是很熟悉亲切的感觉。

凤涅打量着子规，“先前怎样我竟都忘了，最近也未曾问，你家里还有人吗？”

他静静答道：“回娘娘，没别人了。”

“可怜，”凤涅道，“你先前跟着我，遭了不少白眼，受了不少欺压，苦头自也吃了不少，如今虽然算是好了些，在宫内那些狗眼看来，你如今比之先前，大概就跟本宫似的，一个天一个地了，但是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子规垂着头，片刻后低声道：“奴婢觉得，活在当下，便是最好的了。”

凤涅一怔，“啊？”

子规道：“奴婢觉得，与其奢望自己永不能拥有的，不如珍惜当下。何况，奴婢跟着娘娘，自觉已经是旁人没有的福气，因此不管怎样，奴婢都不会去想其他的，都会喜欢……如今这般活着。”

静默的夜晚，半山的行宫寝殿内，山上被夜风吹得略带清冷的桂花香，混合着寝殿内的檀香味儿，袅袅起伏着。

山风吹进来，帘幕荡了荡，似落非落。

而这次第，他的话，似真似幻，似极清醒又似极迷糊。

凤涅望着子规，慢慢道：“你竟然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你是想说自己，还是想劝本宫呢？”

子规道：“奴婢只是回答娘娘所问，并不敢暗指娘娘或者其他。”

凤涅道：“你虽无意，我听来却是有心……”她伸手在额角上按了按，“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想……大概是我想得太多了，心乱，倒是不如你。只是，难道我也要如你这般心甘情愿吗……”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一摇头。

子规轻声道：“奴婢委实无心的……”

凤涅慢条斯理道：“是啊，你是无心的，是本宫有心而已。”

子规身子一抖，双手微微握紧，“奴婢不留神扰了娘娘，现下时候也不早了，不如娘娘且安歇吧？”

凤涅摇摇头，“睡不着。”

子规道：“大概是刚换了地方……故而不习惯，让奴婢去点一支梦恬香，可助娘娘好睡。”

子规起身便去取香，顷刻回来，手中捻了一支紫色的小线香，点燃了，插在紫金炉里。

凤涅鼻端嗅到一股淡香，她微微闭眸吸了吸，又睁开眼睛，正望见前方子规的背影。

凤涅便轻声唤道：“子规。”

子规转过身来，“娘娘还有何吩咐？”

凤涅道：“本宫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子规垂手道：“娘娘请讲。”

凤涅道：“你觉得……陛下对我……怎么样？”

子规愕然，便为难地望着凤涅。

“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凤涅叹了一口气，手在唇边一抹，似要将那一抹苦笑擦去，轻声道：“你只管实话实说，以天子的性情为人，如今他对我……到底算是好还是坏？只是一时的新鲜呢，还是……别有什么用意……”

内殿无人，凤涅歇息之时不惯有人围着，是以只有子规夜半进来照顾。

凤涅问罢，子规沉默，将答未答之时，寝殿之外，有人迈步缓缓进内，冷冷的月光笼罩着他，脚步轻缓无声，殿内伺候的宫人正要行礼，却被他抬手制止。

他一路从正殿向内走，将要进内殿之时，忽地听到飘忽传出的一句话，那将要往前的一步便无法迈出。

他负手停在一帘之隔的殿外，俊美无俦的面容上，染上了一抹幽寒。

次日凤涅起来，在清爽的殿内练了会儿瑜伽，最近她是渐入佳境了，自觉身体比之先前也强健了不少，一来是因为锻炼得当，二来大概是膳食上补益得也很好，其他

的……就不提了。

沐浴过后，吃了早膳。苑婕妤同谢霓前后而来，继而是李美人，三个在殿内说了会儿话，便又一块儿去探望太后。

中津景色绝佳，殿内又自在凉爽，懿太后兴致极好，又加上有朱安靖在，便也比平日爱说笑了。

朱安靖到底是小孩儿心性，嚷嚷着要出外玩耍，懿太后大概也正有此意，便起驾出殿，让行宫的执事宫人伴驾而行，一路看那山光水色，徐徐而行，倒也其乐融融。

谢霓众人相伴凤涅左右，范梅仙亦在，只不过她似是收敛许多，相比昔日，颇有些沉默寡言。

凤涅想到昨夜之事，瞧梅仙的脸色不似欢喜连天的，难道并未成就好事？

渐渐走着，懿太后有些累了，便在回龙阁的锦香亭内停了，又对凤涅道：“休要扰了你们的兴致，皇后带她们自去转转，我在这里，让阿靖、梅仙陪着便是了。”

朱安靖眼巴巴地看着凤涅，很想跟着她去，却也知道现在说这个不好，就暂且忍了。

凤涅道：“臣妾等在此陪太后便是。”

懿太后道：“我自在清闲，也不要人陪着，人多反而不好，你们自去吧。”

凤涅才告退，同谢霓众人出了亭子，在伴驾太监的陪伴下往前且走且看。

走了会儿，苑婕妤、李美人双双称累，便也退了，只有谢霓尚在。

眼见一处险要所在，伴驾太监道：“娘娘，前方那飞阁，唤作‘半仙天’，又叫鸽子嘴儿，因那大石似鸽子嘴儿般探出悬崖外，而阁子就建在大石之上，若是有人在上面，显得摇摇欲坠的，随时都能乘风而去，飘然欲仙……”

凤涅望了一眼，果然见那所谓的“阁子”，不过是个八角的小亭子罢了，建在那探出的一块岩石之上，看起来同岩石浑然一体，整个儿悬在了半空中似的。

凤涅笑道：“建成之后可有人上去过？”

伴驾太监道：“大胆儿的人去过，其实没事儿，只不过看着有些可怕，但娘娘万金之躯，还是不去为妙。”

凤涅道：“既然来了，不去转转岂不可惜？”就看谢霓，“妹妹觉得呢？”

谢霓却已跃跃欲试，“妾也正想去见识见识呢，娘娘不如就先让妾上去试试看，若是坠下去，娘娘正好儿就不要上去了。”

伴驾太监一听这个，哭笑不得。

康嬷嬷探头看，那亭子底下足有数十丈高，底下流水潺潺，她只看看便觉得头晕。

凤涅同谢霓拾级而上，众太监守在亭子外头，谢霓先跳了上去，却见那亭子其实

也不似在下头看起来那般狭窄，反而宽敞得很，足能容下七八人，她便这处看看，那边瞧瞧，很是得趣儿。

凤涅靠在栏杆边上往下一看，却见底下流水潺潺，上面大概是水汽氤氲，远远看去仿佛云雾似的，显得山顶格外的高。

人在此中，果真有种“半仙”之感，凤涅看过了，低笑一声，转身便欲回去，谁知一转身，却见身后台阶上走来了一人，白衣翩然，姿色绝佳，正是范梅仙。

此时此刻，正可谓是“狭路相逢”。

范梅仙决定孤注一掷，只因她已忍无可忍。

原先在她眼中，只有范恂可称得上是她的对手，然而她渐渐发觉，自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天子可以宠幸任何人，但却唯独对她没有丝毫意思。

尽管天子对她很好，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其他人都没有的好。

起初，正是因为这种好，范梅仙想着有朝一日，或许自己会坐上皇后那个位子，但是现在，也正是因为这种好，她开始觉得绝望。

尤其是当谢霓同柴仪曲进宫之后，两人深得惠太后喜欢，特别是柴仪曲，天子对她，好像格外……

天子甚至特地召见柴仪曲，在勤政殿内一待就是一个时辰。范梅仙看着柴仪曲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昔日的范恂的影子。

当初，天子似乎也是这么“疼爱”她的。

输给了范恂也就罢了，只是为什么等来等去这么多年，却总是轮不到她？反而凭空又来了个对手！

柴仪曲同谢霓，范梅仙都是亲眼见过的，谢霓那个小丫头不足为惧，口没遮拦又总做天真肤浅之态，范梅仙觉得朱玄澹是绝不会喜欢她的，关键人物是柴仪曲。

自小被惠太后抚养关爱过的，也曾如她一般，同朱玄澹相处甚好……如今更是身份尊贵不下于她，更生得花容月貌也不输于她……才情上，更也不必说。

在宫内也曾遇到过几回，看她的谈吐，是一副自恃清高的模样，还听说惠太后有意让她入后宫，可是她自己竟摆架子，扭捏做作着不肯……

梅仙曾有一次出言试探过柴仪曲，对方却应答得滴水不漏，那副若无其事又自命清高的样子，把梅仙暗暗气得够呛，简直想抓破她的脸，看她还怎么同她装腔作势。

同时，因为这两个女人入宫，懿太后也很是不满，她虽然嘴里没说，但梅仙知道，懿太后心里也必定焦灼不安着。

梅仙想起“范恂”曾经同她说过的话，当时在气头上，她并未仔细考虑，现在想来，那句“少安毋躁”倒真有几分局理。

范梅仙静心等着，她预感到上天一定会给她一个机会，果然，出现了转机，那便

是这一次的中津山之行。

闲暇之中，懿太后对她也有几番暗示：在非常之时，或许该用些女人对付男人最有效的手段……

那一晚上，梅仙知道太后是故意请朱玄澹前来的，早在天子来之前，她就已经准备妥当。

太后借故离开，临去之前深看梅仙一眼，梅仙自然心领神会。

“见清哥哥。”一袭薄纱白衣，素淡如雪，婀娜身姿在幽暗灯光下甚是诱人。

梅仙从小便知道自己姿色过人，只不过，要征服这天下最为尊贵的一个人，到底还缺了点什么，梅仙觉得是因为太久不曾同朱玄澹单独相处，故而生分了，今晚便是个绝佳的时机。

一声轻唤，梅仙抬手取了一杯茶，放在朱玄澹面前的桌上，柔声道：“山上风大，屋子里面干燥，喝口茶吧。”

朱玄澹望了一眼身边的女子，点了点头，略啜了口，便欲起身。

梅仙忙道：“见清哥哥……且慢一步走……”莲步轻移，挡在朱玄澹跟前。

朱玄澹再上前一步，便会同她撞上，于是便停下脚步，“怎么，梅仙有事吗？”

范梅仙身上甜香淡淡，眼波扫着朱玄澹，“见清哥哥，就这么不愿意见我吗？”

朱玄澹看她一眼，“朕国事繁忙……”

范梅仙小心地笑着，“来中津行宫，不就是为了避暑吗？见清哥哥就别再为国事操心了，整日忙碌，留神损了身子。”

朱玄澹一笑，“知道了。”

范梅仙见他微笑，便又往前一步，“见清哥哥，想来我们好像许久没有如此刻一般相处了。”

朱玄澹嗯了一声，“你年纪也大了，不似先前一样，要避嫌。”

范梅仙皱眉，略有些娇嗔道：“见清哥哥，避什么嫌，难道还有谁敢说闲话不成？”

朱玄澹温声道：“梅仙，朕要为了你的名声着想……你总不能一直都这么伺候着太后吧。”

范梅仙心头一痛，却微笑道：“梅仙自然不能一直都伺候太后，只不过，梅仙的去留，那还不是见清哥哥一句话的事吗？”

朱玄澹扫她一眼，“当真是朕一句话的事？”

梅仙面上笑容恰到好处，有女孩儿家的娇媚，也有女人的温柔，加上她本身的气质，美艳动人自不用说，“见清哥哥……这么多年，莫非你还不懂梅仙的心思吗？”

她的身子略靠过来，风情万种，眼波幽幽地撩着他。

朱玄澹垂眸，“梅仙……”

范梅仙胸口起伏，“见清哥哥……梅仙的心思，其实就在见清哥哥身上啊……”

她是头一次用这种手段，虽然生疏，但因为对眼前之人素来有情，故而又显得水到渠成，说着，身子已经完全依偎到朱玄澹的怀中，微微仰头，樱唇便缓缓地凑向他的唇。

“梅仙，”天子却完全没有动情，声音冷淡而深沉，“朕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范梅仙一怔，却仍旧靠向朱玄澹，“见清哥哥，要说什么……”

暧昧诱惑里，他一句冷冷的话大煞了风景，“梅仙，别把自己的心思用错了地方。”

范梅仙身子僵了僵，却仍旧搂住朱玄澹的脖子，把心一横，略有些凄然道：“见清哥哥，你为何要对梅仙这般无情？从小你都对梅仙极好，为什么越大了反而越生分了？是不是梅仙做错了什么……惹得见清哥哥不高兴？那见清哥哥可以罚梅仙……梅仙什么都依……好吗？”

她半是委屈半是渴望地望着他的眸子，樱唇一寸一寸靠向朱玄澹面上，眼看同那唇越来越近了……正要贴上之时，身子忽然被轻轻一推。

范梅仙身子一歪，毫无防备地跌在地上，“见清哥哥！”有几分疼，但更多的是心头掠过的惊讶……她愕然回眸，望向旁边之人。

朱玄澹将手中茶杯放下，“这茶虽好，可惜不合朕的口味……就不喝了。”

轻描淡写地说完，他便站起身来，迈步向外而行。

范梅仙一时大羞，复又恼，此刻再也顾不得颜面，蓦地扑过去将朱玄澹的双腿抱住，“见清哥哥！”

朱玄澹一皱眉，低头看向梅仙，梅仙道：“为什么要这样……见清哥哥你先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明明喜欢的是我，为什么却立了范悯那个贱人为后！到底是梅仙做错了什么还是哪里比不上范悯，见清哥哥，梅仙死也不明白！”

朱玄澹脸色虽不怎么好，声音却仍旧极淡地道：“梅仙，休要如此不成体统。”

范梅仙用力摇头，“我不要！除非你同我说清楚，为什么你看上范悯？为什么不要我？还有……你当我不知道吗，你对六宫的人……”

朱玄澹脸色一变，“梅仙。”

这声音陡然转作极寒，范梅仙本急怒交加，听了这一声，便打了个寒战，及时住了嘴。

有些话气头上能说，有些话却是怎么也不能说。

朱玄澹身子站得笔直，垂眸望向梅仙，淡淡道：“起来。”

梅仙呆了呆，手脚冰凉而僵硬，缓缓而木讷地起了身子，“见清哥哥……”她的

衣着本来就单薄，方才拼命拦住他时衣衫都不整了，露出大片如玉肌肤，梅仙垂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眼泪刷地涌了出来。

做到这份儿上，难道这人仍是丝毫都不动容吗？

原本还以为自己有一半的胜算，如今，就好像陡然从悬崖上跌落下去，只剩下绝望的嘶喊：尘埃落定，不能翻身。

可是她始终都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梅仙嘴唇抖动，“我只想知道是因为什么，为什么格外对她好。”

朱玄澹眼睛眨了一下，“你真的想知道吗？”

梅仙吸了一下鼻子，抬眸看向朱玄澹，“是的，我是想知道，如果说我的容貌比不上她，才情比不上她，出身比不上她，我都认了，可是，我哪一样都比她强不是吗？而且见清哥哥是先遇到我，再遇到她的，在遇到她之前，你明明对我最好。”

“是啊。”朱玄澹点了点头，“我当时对你是最好的，当时我也不认得她……”

他的嘴角忽地泛起一丝极浅的笑意，那笑意若隐若现，却落入了梅仙眼里，在她看来，竟是惊心动魄！因为那一抹笑意之中隐含的东西太多，似温柔，似深情，似是追忆，似苦似甜，而正是这种复杂的情感，发自心底、不自觉而流露出的，恰好证明了他所思所想的人，是最刻骨铭心、无法忘记的。

“当时她不过是个不起眼的、瘦骨伶仃的小丫头……”他竟然忍不住一笑，略摇了摇头。

梅仙的心彻底冷却，“那为什么……为什么会让见清哥哥你如此厚待！那样一个丑丫头！一个下贱之人……”

朱玄澹的声音忽然又变冷，“朕不许你这般说她。”

范梅仙心中陡然生出深深的无力之感，起初她以为范恂不过是只不起眼的虫豸，从范恂进范府开始，到她入主中宫，最后进了冷宫，她的形象在世人眼里不管是卑贱还是高贵，在她范梅仙的眼里却始终都是卑贱而低微的、不堪一击的，范恂入冷宫，在范梅仙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因为在她眼里，虫豸的最后命运，便是卑微如微尘般无声无息地死去。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竟出乎她的意料，在帝王这般维护下，范梅仙发现自己所对抗的人竟如此强大，强大到她感觉自己才是那只卑微而无力的虫豸，不管怎么兴风作浪，都无法得逞。

“一定……”范梅仙眼睛发直，望着朱玄澹，“一定是妖法。”

“你说什么？”朱玄澹寒声道。

范梅仙摇头，提高声音，“对了，是妖法！”

“梅仙！”朱玄澹的声音里带了一丝不耐烦，他的忍耐终究是有底线的。

范梅仙却再也忍不住，“我早就听说，范家的这个女孩儿有古怪，什么一体双生……什么活不长……她在冷宫的时候明明垂死了，为什么又活了过来？为什么又夺走见清哥哥的心？一定是妖法！她是妖物，是妖物！是会妖法的妖物！见清哥哥……杀了……”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玄澹抬手，只听啪的一声，范梅仙脸上火辣辣地痛，她的身子受不住如此大力，陡然跌向一侧，竟摔在地上。

“见清哥哥！”她的理智回归，但另一方面却又接近崩溃，不敢相信而又惊悸地扭头望着朱玄澹。

“别再胡说，”朱玄澹微微俯身看着范梅仙，“记住，对于皇后，若是给朕听到你说了关于她的任何流言，朕绝不会对你容情，梅仙，你记住了吗？”

范梅仙浑身发抖，她面前的人，不再是她熟悉的见清哥哥，他有一双陌生的眼睛，里头饱含冷冽的杀气跟天威。

“见清……”一声还未唤完，她便哆嗦着停住，帝王的眼神在示意，不许她继续说下去。

范梅仙本能地停下，呆呆地望着朱玄澹，她仿佛变成了一个傀儡、一个木偶，她一声也不能吭。

朱玄澹却仍旧冷静地问道：“记住了吗？”

范梅仙艰难地回答：“记……记住……”浑身忍不住地哆嗦，在这一瞬间，她清楚地知道，朱玄澹可以杀她，而且对她起了真实的杀机。

对她而言，这简直是一个最残忍的噩梦。

朱玄澹望着她，忽然抬手，将范梅仙扶了起来。梅仙呆呆地任由他摆布，朱玄澹替她擦去唇边的血渍，声音变得温和，“梅仙，只要你别去招惹皇后，或者打听有关她的任何事，你仍旧是朕喜欢的妹子，知道吗？”

范梅仙呆呆地望着他，只有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

朱玄澹道：“行了，你早早地安歇吧。”

他说完之后，若无其事地便往外走，在他的身影将出殿门时，梅仙叫道：“见清哥哥！”

朱玄澹停了步子。

梅仙直直地站着，道：“你会为了她杀了我吗？”

朱玄澹沉默。

梅仙重新问道：“你会为了她……杀了我吗？”

朱玄澹沉默片刻，头也不回地离去，梅仙望着空荡荡的殿门口，半晌身子一歪，无力地跌倒在地上。

梅仙人生头一次投怀送抱，她最想要得到的男人却毫不留情地将她重重推开了，她像是一脚从云端跌到了地狱。

此刻，范梅仙一步一步地登上了鹞子嘴儿的台阶，望着面前站在悬空亭里的凤涅，“给娘娘见礼了。”

凤涅道：“怎么了梅仙，不是在太后跟前伺候着吗？怎么匆匆忙忙地来了，莫非有什么急事吗？”

梅仙望着她的双眼，忽然道：“范悯。”

旁边的谢霓闻言一惊，叫道：“你怎么这么叫皇后娘娘呢？！”

梅仙却不理她，只望着凤涅道：“你赢了。”

凤涅皱眉道：“什么？”

梅仙却不回答，只是冷峭地一笑，“可是我也没有输。”

凤涅望着她面上狠厉之色，心头一凛，正欲防范，梅仙却忽地往前一步，毫无预兆地加快了步子，凤涅一惊，急忙闪身欲避开她，梅仙却在她肩头用力一推。

凤涅大惊，身子往旁边歪去，霎时间半个身子已经在亭子之外。

这一下变化极快，凤涅脚下站立不稳，往后一倾，身下水汽聚成白云，缭绕期间，让人毛骨悚然。

危急时刻，旁边谢霓纵身跳来，千钧一发之际将凤涅的手腕握住，只是凤涅下坠之势太急，加上谢霓身形娇小，竟被拽得往前踉跄一步，虽阻了凤涅跌出之势，却仍旧难以控制全局。

凤涅身子翻出亭子，谢霓咬牙，手在柱子上一撑，却仍旧握不住，身子也被拽得往下栽去。

如此岌岌可危之时，有一人极快地进入亭子里，道：“娘娘！”

此刻谢霓已经撑不住似的，大叫一声：“快救娘娘……”话音未落，手掌心一空，凤涅便往下跌去。

电光石火间，那身后来人飞身往外跃出，谢霓惊魂未定之际重新惊呼一声，而那人身形如闪电般消失于眼前。

谢霓反应过来时，却听得身后有人叫道：“发生何事？”几道影子，接二连三地飞进亭中。

这一切，几乎是相继发生的，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凤涅身形坠空之际，正欲深吸一口气闭眼，却见有一人从亭子里纵身跃下，比她坠空的速度更快，紧接着，手腕复又被牢牢地握住了。

凤涅定睛看去，失声道：“子规！”浑身一震，几乎失声。

子规头顶的帽子在他纵身跳出那一刻先行滚落，坠入氤氲水汽之中，他头朝下，

腰腿重重地磕在了亭子的基石上，他感到一阵锐痛。

风涅只觉身子一顿，虽然悬空，却不再往下掉。

她眯起眼睛往上看，目光从子规的脸上一扫，看见他的腿别在亭子的栏杆之间，脚尖死死地钩着一根栏杆，而那栏杆经不起两人的重量，已有些裂痕。

“放手！”风涅本能地大叫。

子规直直地望着她，艰难道：“娘娘，没事的……”不知是疼还是紧张，他紧皱眉头，手上青筋暴突，双手却握得死紧，似乎永远都不会松开。

一只手握住子规的腿，一个声音沉着道：“撑着！”

子规无法回头，却觉得那人的手劲极大，子规道：“先救娘娘！”

那人道：“知道，只要你不放手便是了！”

子规眼睛望着风涅，道：“好！”

那人拽着他的腿，往上一拉，顺势抱住子规的腰身，将他生生抱着往上放。

子规死死地握着风涅的手腕，风涅的身子便也随着向上升，将要到亭子栏杆处，眼前人影一晃，有人探身过来，将风涅抱了过去。

子规手上一空，后头抱他那人也觉得手上一松，不由得踉跄后退一步，幸而他马步沉着，下盘稳固，复又牢牢地站定。

子规被他抱着，身形后退，便撞入他的怀中，但手却仍旧死死地握着风涅的手腕不放。

身后那人低低道：“松手。”

子规身形一震，看清楚了对面抱着风涅那人，正是当天子朱玄澹，那一双眸子正扫过自己面上，隐隐有几分冷冽。

子规费尽力气，才令自己的手张开。

朱玄澹握住风涅的手，将她整个人拥在怀中，低头问道：“怎么样？”

子规看了一眼两人，才感到环在自己腰间的那人双手一松，他回头一看，便垂眸道：“原来是欧阳大人……多谢……”

欧阳振翼一摇头，子规便停了口。

对面，朱玄澹抱着风涅，察觉到她的身子正在轻微地抖，他伸手摸摸她的脸、额头、双手，觉得她的手冰凉，他极快地将她周身看了一遭，又低声道：“怎么样？”

风涅勉强一笑，“没、没事。”

朱玄澹抱定了她，才抬眸看向子规，而后又扫向旁边的范梅仙。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沉声问。

范梅仙缓缓行礼，毫无惊慌之色，“是我一时没站稳，差点儿闯了大祸，请陛下同皇后娘娘恕罪。”